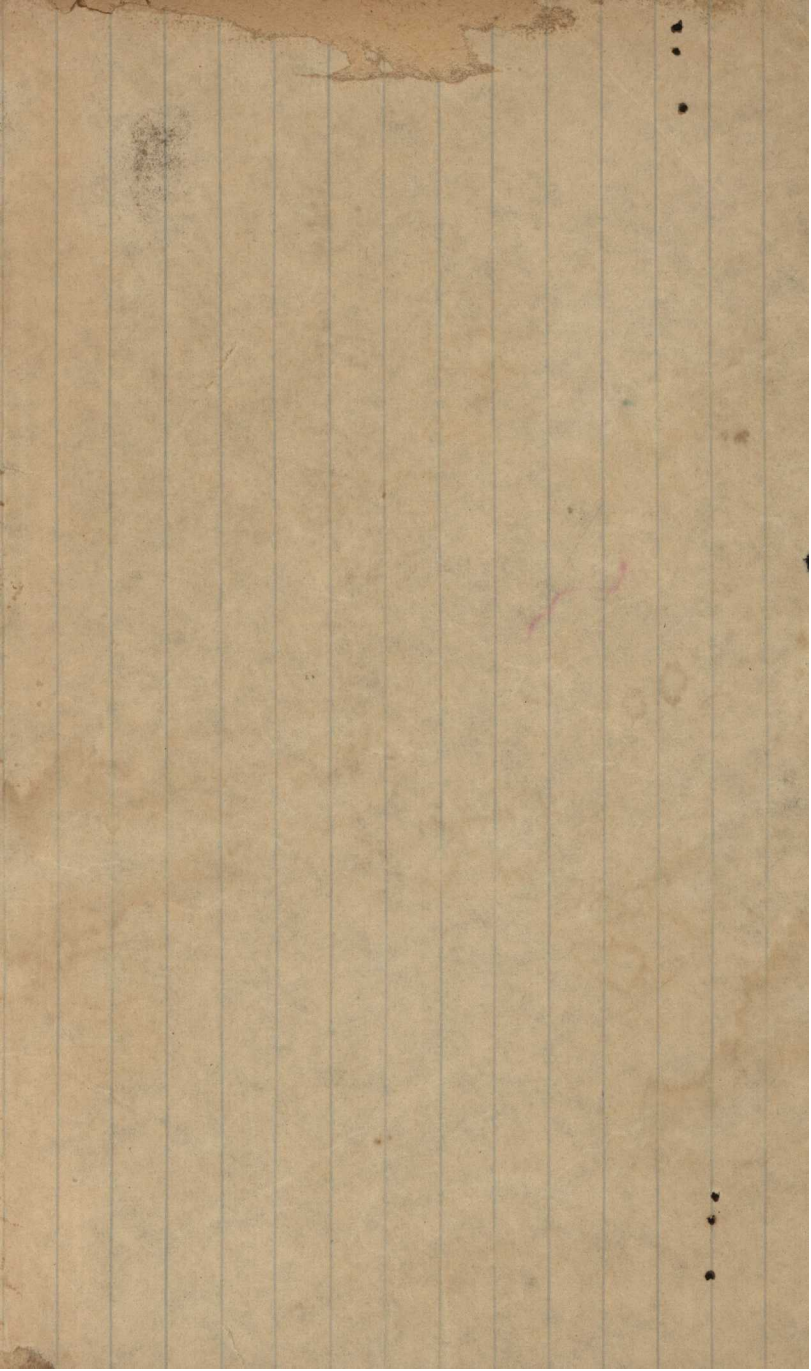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唐詩三百首註疏

西
方
城



序

註釋固貴詳明，尤貴精核。自鄭氏箋詩，未名
集各註，卷帙浩繁，購置維艱。蘅塘退士
人口，顧於註闕略弗詳。建德上舍
塘原本檢閱，其於註解旁批，
之來歷，作詩之年月，以及典
或參以己見，酌爲訂定。昔
年之心力，何以臻此。俾
其梓行，公諸同好，刻
道光十五年歲在乙

條款

一五七古不論修

一律詩自有起承轉

一絕句絕者截也或

一李白杜甫詩皆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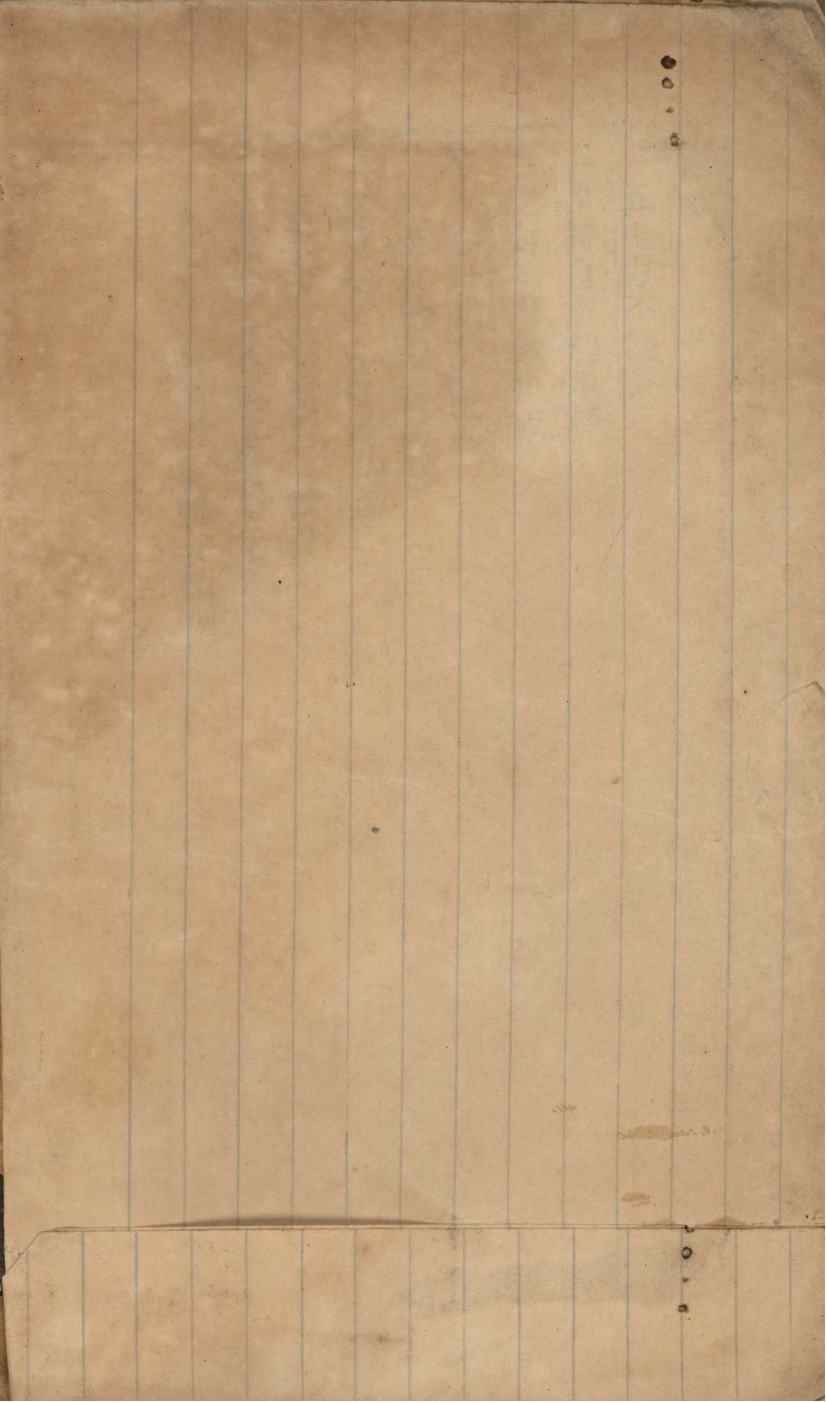
之或有總解俱附後

一詩句淺近者略伸其意

逐字搜出未免言多致厭

一詩有賦比興起承轉合之

一凡句斷註斷處俱宜頓住讀則讀



目錄

卷一 五言古詩，共三十六首。樂府十一首。

卷二 七言古詩，共二十五首。

卷三 七言古詩，共三首。樂府十六首。

卷四 五言律詩，共八十首。

卷五 七言律詩，共五十三首。樂府一首。

卷六上 五言絕句，共二十九首。樂府八首。

卷六下 七言絕句，共五十一首。樂府九首。

跋

唐詩三百首，向無註釋，子弟讀者，往往不得其解，開卷未見獲益，余註之，原爲家塾子弟起見，非敢以示人也。適有世誼元會兄過舍，曰：「我非讀書，粗知書理，吾族楓山公疏易一書，頗聞詳粹，後裔秘不示人，歷數世而仍劫秦灰，惜哉！君之註，盍公諸世乎？」余感是言，將付梓而刊之，四方君子，其有教我者，則亦余之甚幸也矣。

唐詩三百首註疏卷之一

蘅塘退士手編

建德雲仙氏章

雙象德註

仁和孫孝根先生校正

浣溪楊鑑吾點定

五言古詩

感遇 四首 3

張九齡

王堯衢曰：感，思也。思其有幸遭遇。一云：感之於心，寓之於目，發於中而寄於言，如莊子寓言之類是也。

感遇詩十有餘篇，今從三百錄其二，又從合解選其二。王堯衢云：以見其寄托之遠，洗華從璞，自具初唐之骨。

孤鴻海上來，池潢不敢顧；側見雙翠鳥，巢在三珠樹。

一解：王堯衢註，是時牛李在朝，九齡罷相，故托為孤鴻之詞以自比。潢，積

水池也。不敢顧，畏之也。側見，不敢正視也。雙翠鳥巢於珠樹，比二小人居美位；指李林甫牛仙客也。翠鳥，產南粵。三珠樹，在厭火國北，生赤水上，其樹如柏，葉如珠。

矯矯珍木巔，得無

金丸懼美服，患人指高明逼神惡。

二解：言小人專高位，毫無忌憚也。矯矯，珍木之巔，極危之處也。翠鳥專而居之，得無懼金丸之彈乎。彼美服者，尙憂人指，處高明者

，恐逼神惡，則小人尊美位而能久享乎！今我遊冥冥，弋者何所慕？

三解：仍合孤鴻句「有鳥自高飛，維當奈何」之意。

其二 3+

蘭葉春葳蕤，桂華秋皎潔。欣欣此生意，自爾為佳節。

一解：葳蕤，盛貌。皎，明也。楚辭漁父：「安能以皎皎之白，蒙世俗之塵埃。」

乎。一新書道術篇：厚志隱行謂之潔。彼葳蕤也，遇春而葳蕤。桂華也，遇秋而皎潔。欣欣然皆有所感而發生意，豈不皆遇其時，自爾成爲佳節乎！此借物以起興也。

誰知林棲者，聞風坐相

悅。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？

二解：賦而興也。林棲者，隱士也。聞風，聞其遇時之風；悅者，悅其得時之濟也。感字寓其內。有本心，不失堅貞幽靜之操；何求美人折，隨所遇而

安也。樂府：「花開堪折即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」彼蘭桂之花，各遇春秋而舒其蘊矣；誰知林棲之士，聞其風而悅其遇，感而嘆曰：夫豈草木有本心哉，何曾有意求乎美人，而折其枝也。不期然而然者，是故有所感而思也。此寄志幽棲，無用世之意也。

其三 4

幽人歸獨臥，滯慮洗孤清。持此謝高鳥，因之傳遠情。

一解：此自寫也。幽人，歸臥山林，積滯之慮，一洗孤清，持此

感至精。飛沉理自隔，何所慰吾誠？

二解：此思君也。曲江罷相，歸臥山林，積滯之慮，一洗孤清，持此謝高鳥，傳情於君，又恐不達，則曰夕懷空意，誰感之精誠乎。彼

飛沉者，理自相隔，朝野者，勢不相侔；則思君之情，不能自慰矣。

其四 4

江南有丹橘，經冬猶綠林。豈伊地氣暖，自有歲寒心。

一解：爾雅翼；江南爲橘，江北爲枳。說文，果出江南，樹碧而冬生，江南地

氣最暖，故梅柳先發於江南。松柏有歲寒之心，皆借用也。蓋言江南之地，有丹橘焉。經冬，綠而不凋。夫豈藉伊地氣之暖哉，良由自操也。貞一若松柏之性，有歲寒之心耳；此亦托物以起興也。

可以薦嘉客，

奈何阻重深？

二解：二句關鈕過脈處。上句完上截，下句起下文。重，重陰。深，深處也。阻，爲重陰所阻，不能薦享也。

運命唯所遇，循環不可尋。徒

言樹桃李，此木豈無陰！

三解：賦而興也。運命，己之運命也。循環，天地之循環也。全唐詩話寶歷中，楊於陵僕射入覲，其子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，寔新昌里第。元白俱在，賦詩席上，楊汝土

詩後成，元白覽之失色。詩曰：「文章舊價留鸞掖，桃李新陰在鯉庭。」此木，指丹橘也。蓋言人之遭遇，唯由物命，物之隱達，一聽循環，不可強也；乃必冀其成陰，獨推桃李而樹之，亦覺徒言矣。然則丹橘豈無成陰哉？亦不過遭遇之日，有早晚之不同耳。

下終南山過斛斯山宿置酒

2

李白

元和郡縣志：「終南山，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。一雍錄：「終南山，橫亘關中南面，西起秦隴，東徹藍田，凡雍岐鄜鄜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；而連綿時據其南者，皆此一山也。」通志氏族略：代北複姓，有斛斯氏，其先居廣牧，世襲莫勿大，人號斛斯部，因氏焉。」

暮從碧山下，山月隨人歸。却顧所來徑，蒼蒼橫翠微。

一解：先寫路上暮景。爾雅釋山：「山未及上曰翠微。」疏：未及頂上，在旁

陂陀之處，山氣青縹色，故曰翠微。橫，木闌也，如木闌橫於山半也。蓋言薄暮之時，從終南山下，則見碧山之

間，一月隨我而歸，却反身隨顧望我所來處，蒼然一帶翠微之色，橫於月光山影之中，天然暮景，誠如畫也。

及田家，童稚開荆扉。綠竹入幽徑，青蘿拂行衣。

二解：次寫門內之景，李周翰註：以荆為門扉也。正行之間，忽遇斛斯山人，柁與攜手同歸

。行及田家，由其所居處，扣山門，則聞童稚應聲，將荆扉開闢，於是入其門，又有幽徑一條，兩旁夾以綠竹，山邊垂是青蘿；其青蘿飄動，拂拭行衣，由是及其家矣。

歡言得所憩，

已入其家。美酒

聊共揮。置酒長歌吟松風，曲盡河星稀。

三解：結到宿字。詩：「召伯所憩。」憩，息

也。禮曲禮：「飲玉爵者弗揮。」註：「振去餘酒曰揮。」河，天河也。陶，暢也。河星，河中之星也。稀，謂夜深，則河明；河明，則星稀矣。

月下獨酌

2+

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。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

一解：先出月，後出影，以月影二字，交互迭見，此連珠體。天上之月，林中

之影，獨酌之人，映成三人也。從寂靜中，故得如許閒熱，真仙筆也。

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。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須及春。

二解：將，借也。以春字應上花字，使花字不寂寞。

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。醒時同交歡，醉後各分散。永結無

情遊，相期邈雲漢。

三解：徘徊，月行貌。零亂，酒中月下之影。搖，動也。物我無情，以有情人遇之，可以永結矣。期，期會。邈，渺也。屈原離騷「神高馳之邈邈」，詩大雅，「倬彼雲漢」，爾雅釋

天，「箕之聞，漢津也。即日天河。蓋言相期醉夢之中，而神情高馳乎雲漢也。

春思

3

燕草如碧絲，秦桑低綠枝。當君懷歸日，是妾斷腸時。

一解：二句串。

春風不相識，何事

入羅帷。

二解：燕北地寒，草生最遲；秦南地暖，柔桑早綠。低，葉盛貌。蓋言燕草方生，秦桑正綠；當君見草懷歸之日，是妾見桑斷腸之時矣。末句：喻此心貞潔，非外物所能搖，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諷之體。

望嶽

3

鶴注，公壯遊詩云：「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尹堂；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。」乃在開元二十四年後當是時作！元和郡縣志，泰山一曰岱宗，在袁州乾封縣西北三十里。

岱宗夫如何？齊魯青未了。造化鍾神秀，陰陽割昏曉。

一解：虞書：「東巡狩，至於岱宗。」前漢郊祀志：岱宗，泰山也。史記貨殖

傳：太山之陽，則魯。其陰，則齊。莊子：「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。」造化，乾坤也。左傳：「天鍾美於是。」鍾，聚也。徐增曰：「山後為陰，日光不到，故易昏。山前為陽，日光先臨，故易曉。」老子：「大制不割。」割，分也。未

了，不斷之象也。

盪胸生曾雲，決皆人歸鳥。會當凌絕頂，一覽衆山小。

二解：前解咏嶽，當望字；後解咏望，當嶽字。馬融廣

成頌：一動盪胸臆。」集韻：曾，通作層。公羊傳：觸石而出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遍天下者，泰山之雲也。曹植冬獵贊：一張目決皆。」決，開也。皆，目睨也。曹植詩：「歸鳥赴喬木。」絕頂，最高之處也。蓋言吾將會於何時，當凌絕頂縱目一覽，更見衆山之小也。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。仇兆鰲曰：此望東嶽而作也。詩用層層寫意；首聯遠望之色，次聯近望之勢，三聯細望之景，末聯極望之情。上六實敘，下二虛摹，王嗣爽杜臆云：盪胸句，狀襟懷之浩蕩；決皆句，狀眼界之空闊，公身在岳麓，而神遊岳頂；所云一覽衆山小者，已冥搜而得之矣，非必再登絕頂也。

贈衛八處士

鶴注：處士，隱者之號。以有處士星，故名。唐有隱逸衛大經，居蒲州。衛八亦稱處士，或其族子。蒲至華，止百四十里，恐是乾元二年春，在華州時。至其家作，山岳、指華岳言。朱註：衛處士，未詳，師氏引唐史拾遺，作衛賓乃偽書杜撰，今削之。東方朔設難：「今世之處士，時雖不用，魁然無徒，廓然獨居。」

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。今夕復何夕，共此燈燭光！

一解：此敘今昔聚散之情。史記：「人生一世間」滑稽傳淳于髡曰：「朋友交遊，久不相見，動如若轍如之意。」左傳高辛氏有二子，曰：閼伯，曰：實沉。日尋干戈，帝遷閼伯於商邱，主辰，故辰爲商星。遷實沉於大夏，主參，故參爲晉星，參商二星，相隔遙遠，千古不得相見。詩：今夕何夕，見此邂逅。」漢書外戚傳：張燈燭，設幃帳。

少壯能幾時，鬢髮各已蒼。訪舊半爲鬼，驚呼熱中腸。

二解：此敘死別生離之苦。秋風辭：「少壯幾時奈老何！」陶潛詩：「鬢髮各已白。」魏文帝與吳質書：「親故姓名，半爲鬼錄。」列子：「內熱生病。」魏文帝詩：「斷絕我中腸。」

焉知二十載，重上君子堂。

昔

別君未婚。

兒女忽成行。

暗寓今

怡然敬父執，問我來何方？

三解。此敘久別暫聚，悲喜交集之况，未婚，未娶也。

成行，成列也。怡，和悅也。記見父之執。父執，父同志之友。公，自謂也。

問答未及已，驅兒羅酒漿。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間黃梁。

四解：此敘處士款待之情，有殺鷄爲黍之意。驅，使也。羅，列也。南史：文惠太子，間周顒菜食味。曰：「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」炊，爨也。間，雜也。胡夏客曰：北人欠飯雜米菽，故用間字。黃梁，稻穀名。主稱會

面難，一舉累十觴，十觴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長。

五解：此敘敘別之情，殷勤極至。古詩。「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。」一舉，舉杯也。

累，積累也。十觴，言其多也，亦不醉。俗語云：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」故意，故交之意。
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兩茫茫。

六解：結到明日復別不能再會之意。吳都賦。「黃絲山苗之岵。」晉

書。「阮籍遺落世事。」古詩。「四顧何茫茫。一觀其先下夕字，次用夜字，後用明日二字，長篇全賴線索穿貫，層次井然，所以不紊。

周甸註，前曰人生，後曰世事，前曰如參商，後曰隔山岳，總見人生聚散不常，別易會難耳。

佳人

鶴注：此當是乾元二年，在秦州作，司馬相如長門賦：夫何一佳人兮，步逍遙以自娛。此為陳王后見廢而作，詩題正取之。

絕代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，自云良家子，零落依草木。

一解：仇兆鰲曰：自云二字，并貫下段。官高應良家子，此敘美人遭亂，以致

零落失依也。李延年歌。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。」論衡：「幽居靜處，恬淡自守。」詩：「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。」史記外戚世家：竇姬以良家子八宮侍太后，「楚辭：「惟草木之零落兮。」草曰零，木曰落，取此以比佳人不遇也。

關中昔喪亂，兄弟遭殺戮，官高何足論，不得收骨肉。

二解：此言親戚不足依，富貴不足恃也。漢書高帝紀：「懷王與諸將約，先入

定關中者王之。」顏註：自函谷關以西，總名關中，詩：「天降喪亂。」唐書：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，祿山陷京師。抱朴子：「官高者其貴重，」史記鄒陽傳：「意合則胡越為昆弟，不合，則骨肉出逐不收。」

世情惡衰

歎，萬事隨轉燭，夫婿輕薄兒，新人美如玉。

三解：此言所遇非時，所嫁非人，薄命之苦也。袁歇，天地之否也。隨轉燭，即莊子所謂「萬事銷亡也。」庚

肩吾詩。「聊將轉風燭，暫嘆廣陵琴。」後漢宗室傳。光武曰：「孝孫素謹善，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。」古詩：「長跪問故夫，新人復何如。」又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」

合昏尚知時，鴛鴦

不獨宿，但見新人笑，那聞舊人哭。

四解：此言凡物尚知相依不舍之情，而人却有棄舊新之念。周處風土記：合昏，權也。華晨舒而昏合。本草，即夜合也。人家多植庭

除，一名合昏。古今註。鴛鴦，鸞類，雌雄未嘗相離，江總詩。「池上鴛鴦不獨宿。」王僧孺詩：「新人含笑近，故人含淚隱。」隱，痛也。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。五解。二句闕韻。

上句完夏家子，下句起下文。
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。摘花不插鬢，采柏動盈掬。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修竹。
六解：此言婦雖見棄，終能以貞節自操，竹柏自比也。東方朔傳：「董偃與母，以賣珠爲市。」詩：「終朝采綠，不盈一掬。」毛長註：兩手爲掬，薛綜曰：修，長也。

仇兆鰲曰：按天寶亂後，當是實有是人，故形容曲盡。舊說，托棄婦以比逐臣；傷新進猖狂，老成凋謝而作，恐懸空撰意，不能淋漓愷至如此。按舊說未必非是，仇說未必是真，蓋托物興比，乃唐人本色。況杜遭際，非爲順境，安知其不寓意耶。

夢李白三首

盧注：考李白年譜，乾元元年，流夜郎，二年半道承恩放還。白寄王明府詩云：「去年左遷夜郎道，今年赦放巫山陽。」其自巫山下漢陽，過江夏，而復遊潯陽等處。蓋在二年；公客秦州，正其時也。觀詩中關塞江南等字可見。曾鞏李白集序。白臥廬山，永王璘迫致之，璘敗，白坐繫潯陽獄，得釋。乾元元年，終以污璘事，長流夜郎。

死別已吞聲，生別長惻惻。江南瘴癘地，逐客無消息。
一解：先敘流夜郎。焦仲卿妻詩：「生人作死別，恨恨那可論。」後漢宦者傳

：「羣公卿士，杜口吞聲。」蘇武詩：「淚爲生別滋。」歐陽建詩：「惻惻心中酸。」孫萬壽詩。「江南瘴癘地，從來多逐臣。」趙注，潯陽，今之江州也。屬江南東路。虞義詩。一君去無消息。」逐客，李白也。故入人

我夢，明我長相憶，君今在羅網，何以有羽翼。恐非平生魂，路遠不可測！
二解：此敘夢中之情。

仇兆鰲云：白繫潯陽，故云羅網，恐非平生，疑其死於獄也。故人，李白也。柳素詩：「入夢訪幽人，」樂府：「下有長相憶。」說苑：孔子曰：「君子慎所從，不得其人，則有羅網之思。」蔡琰曲：「一馬得羽翼兮將汝歸。」古詩：「路遠莫致之。」沈約詩：「夢中不識路，何以慰相思。」

魂來楓林青，魂返關山黑。落月滿屋梁，猶疑照顏色。水深波

浪闊，無使蛟龍得。

三解：此言夢覺相思，恐其不返也。魂、夢中之魂。揚慎曰：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，即所謂夢中魂魄，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回也。楚辭招魂：「湛湛江水兮，上有楓林，目極千里兮，

傷春心，魂兮歸來哀江南。」伏知道詩：「落月與雲齊。」宋玉神女賦：「其始來也，擢乎若白曰初出照屋梁，其少進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」魏甄后詩：「想見君顏色。」吳均續齊諧記：「漢建武中，長沙人歐回，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曰，吾嘗見祭甚盛，然為蛟龍所苦。」

其二

浮雲終日行，遊子久不至。三夜頻夢君，情親見君意。

一解：此以頻夢起。古詩：「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復返。」傅玄詩：「夢君結

同心，」鮑照詩：「惆悵憶情親。」世說。潘岳答樂廣曰：「要須得君意。」

告歸常局促，苦道來不易。江湖多風波，舟楫恐失墜。

出門搔白首，若負平生志。

二解：此敘夢中，恐其途中有失也。前漢直不疑傳：「同舍有告歸。」仲長統詩：「何為局促。」晉僧張奴歌：「樂所少人住，苦道若翻囊。」賈誼傳：「經制

不定，是猶渡江湖，亡維楫；中流而遇風波，船必覆矣。」詩：「搔首踟躕。」潘岳詩：「白首同所歸。」謝惠連詩：「生平無志意。」

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。孰云網

恢恢，將老身反累。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後事。

三解：此傷其遭遇坎坷，深致不平之意，魏國策：「顏色憔悴。」道德經：「天網恢恢。」阮籍詩：「千秋萬歲後，榮名安所

之。」莊子：「寂寞無為。」庾信詩：「眼前一杯酒，誰論身後名。」

陸時雍曰：是魂是人，是夢是真，都覺恍惚無定，親情苦意，無不備極矣。

吳山民曰：子美天末懷李白詩，其尾聯云：「應共冤魂語，投詩贈泪羅。」今上篇云：「水深波浪闊，無使蛟龍得，

一此又云：「江湖多風波，舟楫恐失墜，」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墜水死者，故子美云云；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，蓋

因公詩附會耳。太白卒於當塗李陽冰家，葬於謝家青山，二史可考，安有沉江事乎。仇兆鰲云：此因頻夢而作，故詩

語更進一層，前云：「明我憶，」是白知公，此云：「見君意，」是公知白，前云：「波浪蛟龍」是公為白憂；此云

「江湖舟楫。一是白又自爲憂。前章說夢處，多涉疑詞；此章說夢處，宛如目擊。形愈疎而情愈篤；千古交情，惟此爲至；然非公至性，不能有此至情；非公至文，亦不能寫此至性。」

送別

王維

下馬飲君酒，問君何所之？君言不得意，歸臥南山陲。但去莫復問，白雲無盡時。
以問答法詠贈別。下馬，卽杜甫所謂留君下馬復同傾也。史記虞卿傳：「不得意乃著書。」歸臥，隱居也。南山，終南山。陲，邊也。君言二句，答辭，但去二句，有談之意。言其悠悠不盡幽隱之事：言之不了也。此疑送孟浩然歸南山作。

送綦母潛落第還鄉

綦母複姓，名潛。

聖代無隱者，英靈盡來歸。遂合東山客，不得顧採薇。

一解：反起法，聖代，治世也，禮運，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。注倍選曰：後

千人曰英，泰誓，惟人萬物之靈，聖言賢才也。來歸，言賢才來歸朝廷也。晉書：謝安寓居會稽，棲遲東山，此安舊業也，伯夷傳。伯夷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。父欲立叔齊；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，伯夷曰：父命也，遂逃去，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，國人立其中子；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，蓋往歸焉；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載木主，號爲文王，東伐紂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：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左右欲兵之，太公曰：此義士也，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叔齊恥之；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之；及餓且死，作歌。其辭曰：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；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；黃農虞夏，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。於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；遂餓死於首陽山，願也。既至金門遠，孰云吾道非？江淮渡寒食，京洛縫春衣。
二解：望其遇而終不遇，史記滑陸沉於俗，避世金門，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蘆之下，金門，官署門也。門旁有銅馬，故謂之金門，家語：楚昭王聘孔子，孔子往，陳、蔡發兵圍孔子，孔子曰：詩云：「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，吾道非乎。」一釋名淮圍也，圍繞揚州分界，東至於海。寒食，詳後卷。謝眺詩。誰能久京洛，緇塵染青衣。蓋言其不憚金門之遠，既至於此，誰知際遇不隆，不能行其道，念寒食之渡江，一路間費跋涉之苦，乃得至京洛，因之不第，淹留以至春衣皆敝，嘆補緝無人，只得自縫耳。

置酒長安道，同心與我違。行當浮桂棹，未幾拂荆扉。
三解：此寫餞別也。唐明皇詩

長安道。置酒，設饒也。易、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向心之言，其臭如蘭，遠，遠願也。桂棹，即詩云桂楫松舟。拂，去也。行當，言將來也。蓋言自此饒別，固不如願矣。將來一別，行當浮桂棹，仍從江淮而渡，不久至君家矣。遠，樹帶行客，孤城當落暉。吾謀適不用，勿謂知音稀！
四解：此敘送行也。遠樹句，記其行。孤城句，記其時也。適，偶然也。張說岳州宴別詩：「孤城臨楚客，遠樹入秦宮。」古詩：「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一謀，策也。後二句，寬慰之辭。以為吾為君謀，雖偶然不見用，則君勿謂當道無人，遂嘆知音之稀耳。」

青谿

一統志：青谿有九曲，連綿數十里，以泄玄武湖水，接于秦淮。又水經注：沮水南逕臨沮縣西，青谿水注之，水出縣西青山，山之脊有濫泉。即青谿之源也。其深不測，泉甚靈潔，至于炎陽有亢，陰雨無時。以穢物投之，輒能暴雨，其水道東流，以源出青山，故以青谿為名，尋源浮谿，最為深峭。

言入黃花川，每逐青谿水。隨山將萬轉，趣途無百里。
一解：敘其曲折也。水經注：大散水平聲，蓋言所趣之途，計無百里，而繞山曲折，若將萬轉之迴環也。聲喧亂石中，色靜深松裏。漾漾汎菱苳，澄澄映葭葦。
二解：敘其深峭靈潔也。菱、同淺，菱角是也。傳：苳、接余也。疏曰：莖葉紫赤，色正，圓徑十餘，浮在水上，根在水底。與水淺深等，大如釵股，上青下白，廣韻：葭，蘆也。說文：葦之未秀者，一曰大葭。我心素已閒，清川澹如此。請留盤石上，垂釣將已矣。
三解：言其泛青谿以寄志也。詩：「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一成公緩嘯賦。「坐盤石。」注盤，大石也。

渭川田家

說文：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。周禮夏官職方氏，雍州其浸渭。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，漢書貨殖傳。齊魯千畝桑麻，渭川千畝竹。

斜陽照墟落，窮巷牛羊歸。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
一解：敘田家日暮，村舍蕭疏之景也。墟，邱墟。落，村落。史記。陳丞相世

家。張良隨平至其家，家乃負郭窮巷，以敝席爲門；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。詩：「日之夕矣，牛羊下來。」牧、養也，歸去來辭：「稚子候門，野老句，承牛羊；倚杖句，承斜陽。」

雉雉句 麥苗秀 蠶眠

桑葉稀。田夫荷鋤至，相見語依依。二解：此敘農時也。月令：雉雉，雞乳，鮑照詩：「幾處折花驚蝶，數家留葉待蠶眠。」蘇轍詩：「蠶眠初上簇，麥熟正磨鎌。」荷，

頁也。依依，不捨也。卽此羨閑逸，悵然吟式微。三解：言隨遇皆安也。未句慨嘆之卽此，不必另尋幽境也。閑，優閑逸，遺逸。詩：「式微式微，胡不歸。」蓋因式微而羨閑逸也。

西施詠

按西施，卽西子。姓施，名夷光。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，故曰西子。爲世絕色。吳越春秋傳。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，與大夫種謀，乃使相子國中，得苧蘿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，曰鄭旦，飾以羅縠，教以容步，習於土城，

臨於都巷三年學服，而使相國范蠡獻之於吳；吳王大悅。伍子胥諫曰：「王勿受，臣聞賢士，國之寶。美女國之咎。夏亡以妹喜，殷亡以妲己，周亡以褒姒；王不聽，遂受之。」

豔色天下重，西施甯久微。朝爲越溪女，暮作吳宮妃。一解：此敘西施有此姿色，何患其遭遇之不速也。 賤日豈

殊衆貴來方悟稀。邀人傳香粉，不自着羅衣。君寵益嬌態，君憐無是非。二解：言其一朝得寵，

卽自高其身價也。拾遺記：越謀滅吳，貢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一名修明，吳處以椒華之房，貫細珠爲簾幌，朝下以蔽景，夕捲以待月。二人當軒並坐，理鏡靚粧于珠幌之內，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魄，嗟而目之，若雙鸞之在輕霧，泚水之漾芙蓉。

無是非者，無是非曲直之謂也。當時浣紗伴，莫得同車歸。持謝鄰家子，效顰安可希。三解：推開說，以不遇

蘿山，在諸暨縣，下有浣紗江，西施鄭旦居此。莊子，西施嘗病心而顰，其里之醜人，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顰其里，其里之富人，堅閉門而不出。貧人見之，挈妻子而去之走，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。蓋以西施選歸於吳，則當時浣紗之

伴，莫得同車而歸，何哉，無西施之色耳。持此得選之理，敢謝諸鄰家女子曰：無其色而效其顰，以希望其遇者，自不知諒耳。

秋登蘭山寄張五

孟浩然

名山記：石門山，在慶符縣治南，下瞰石門江，林薄間多蘭有春蘭，秋蘭，石蘭，竹蘭，素蘭，鳳尾蘭。一名蘭山。

北山白雲裏，隱者自怡悅。相望試登高，心隨雁飛滅。一解：言登蘭山以望張五也。衛塘退士以北山即為蘭山，非也。蓋蘭山在慶

符縣治之南，何以指之為北，想張五必隱居縣治之北山；故登蘭山可以相望也。心隨雁飛滅，望之遠也。愁因薄暮起，興是清秋發。時見歸村人，沙行

渡頭歇。二解：敘秋暮登山所望之景。沙行，溪沙上行走之人，歇，止也。天邊樹若薺，江畔洲如月。低何當載酒來，共醉

重陽節。三解：欲訂同登後期，所以寄也。薺，薺草名。洲，沙洲。如月，憑高而望，狀其小也。薺，狀其細也。

夏日南亭懷辛大

山光忽西落，池月漸東上。散髮乘夕涼，開軒臥閑敞。一解：先敘夏晚南亭風景。山光，落日之光。張衡南都賦：體爽壇以閑敞，註

敞，高顯也。日落，用忽字。月上，用漸字，極斟酌。荷風送香氣，竹露滴清響。二解：敘夏夜風景，承上起下之處。欲取鳴琴彈，恨無知

音賞。感此懷故人，中宵勞夢想。三解：後寫懷辛大也。列子：「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。鍾子期，曰：『峩峩然若泰山。』志在流水，曰：『洋洋然若江河。』子期死，伯牙絕絃，以無知音者。」司馬相如長門賦：「忽寢寐而夢想兮，魂若君之在旁。」

宿業師山房待丁大不至

夕陽度西嶺，羣壑條已暝。松月生夜涼，風泉滿清聽。一解：敘晚景起。樵人歸欲盡，

煙鳥棲初定。二解：寫丁大不至也，之子，指丁大。期，期其來。宿，待。之子期宿來，孤琴候蘿逕。隔，一日也。每將孤琴候於蘿逕之間，以待其來，然而

終不至也。

同從弟南齋翫月憶山陰崔少府

王昌齡

高臥南齋時，開帷月初吐。清輝澹水木，演漾在窻戶。苒苒幾盈虛，澄澄變今古。

一解：以南齋翫月起，世說淵明云：夏日北窗高臥，涼風颯至，自謂羲皇上人。釋名帷，圍也。所以自障圍也。林逋，湖上晚歸詩：一橋橫水木已秋色，寺倚雲峯正晚晴。一說文：演，長流也。漾，水搖動貌。言水月之光，交映窻戶，演漾不定也。苒苒，光陰迅速也。禮：月滿則盈，月闕則虛也。澄澄，清光也。清光猶是，而古今則變矣。美人清江畔，是夜月吟苦。千里其如何？微風

吹蘭杜。二解：憶山陰崔少府也。美人指少府，是夜，月夜也。山陰縣屬越，以其在越孤吟，自覺清苦也。南齋與越雖遠千里，皆可領其臭也。

雖遠千里，皆可領其臭也。

尋西山隱者不遇

邱爲

絕頂一茅茨，隱者直上三十里。西扣關無僮僕，尋窺室唯案几。不遇一解，總起。若非巾

柴車，陸應是釣秋水。水差池不相見，水黽勉空仰止。二解：承上寫尋字之神。江淹擬陶潛詩：一日暮巾柴車。一巾柴車者，以巾飾柴車也。差池

飛貌。言如燕羽之飛，往來不遇也。陸機文賦：一在有無而運逸，一毛詩作黽勉。又高山仰止，蓋言隱者，不知何處去也。若非巾柴車，以適朋友之家。應是攜長竿，以釣秋水之濱也。所以我來彼往，遲早差池，不能相見耳。黽勉躑躅，空

在此深懷草色新雨中，見松聲晚窻裏。聞及茲契幽絕，自足蕩心耳。不遇亦得。三解：寫隱居處風景也。蓋言看雨中草

色，聽窻裏松聲，及茲相契，幽絕之境，不必遇隱者，自足開蕩我之心耳。意即注下。雖無賓主意，頗得清淨理。興盡方下山，遙應直上二字何必

待之子？

四解：正以不遇意結之。語林：「王子猷居山陰，大雪夜，開室命酌，四望皎然，因詠招隱詩。忽憶戴安道，時戴在剡溪，便乘舟往，經宿方至；既造門便返。或問之，對曰：「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。」」之子，指隱者。此結足第三解意。蓋言雨中草色，格外生新，窻裏松聲，殊堪入聽，則耳目閒，已得清淨趣，以及幽絕之境，契慕之深，適逢其時，自足飄蕩吾之心神矣。雖無賓主款洽之情，而風流雅致，頗得清淨之理。遊興既盡，方自下山，何等暢達。如必拘拘以待隱士而歸，則何以適我性情也。

春泛若耶谿

水經注：若耶谿水，上承嶠岷麻溪，溪之下，孤潭周數畝，由潭下注。若耶谿水至清，照衆山倒影，窺之如畫。寰宇記，若耶谿，在會稽縣東二十八里。

綦母潛

幽意無斷絕，此去隨所偶。晚風吹行舟，泛花路入谿口。

春一解：四句總起，偶，遇也，晚字，一詩之主。

際夜

轉西壑，隔山望南斗。潭煙飛溶溶，林月低向後。

二解：正寫泛字，承晚字。轉，舟轉也。溶溶，烟盛貌。低，夜深月沉也。向後，舟泛于前，故

月向後也。

生事且瀾漫，願爲持竿叟。

三解：因泛溪旋生幽隱之心也。生事，一生意也。木華海賦：「渺瀾漫漫也。」言水闊無邊，且如生事無窮，一若瀾漫也。世事茫茫，從事憊勞，不如

持竿叟，清而且閑，故願爲耳。

宿王昌齡隱居

常建

清谿深不測，隱處惟孤雲。松際露微月，清光猶爲君。茅亭宿花影，藥院滋苔紋。

一解：敘隱居處佳境也。蓋言松際露出微月，清光一片。若爲君而流鹽也。見花影宿於茅亭之外，苔痕滋乎藥院之閒，夜景清幽，皆一一可得而玩，惟字。除孤雲外，無塵物也。

余亦謝時去，西山

鸞鶴羣。二解：以借隱結之，以爲宿此佳境。余亦觸謝時之心，遂歸去之願，借隱西山，得與鸞鶴爲羣可乎。鸞鶴比昌齡。

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

寺塔記：慈恩寺北十餘院，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。按浮圖通作浮屠，亦作佛圖。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，後漸頽，長安中改建。

岑參

塔勢如湧出，孤高聳天宮，登臨出世界，磴道盤虛空。一解：四句總起，磴道，浮屠內石級也。突兀壓神

州，崢嶸如鬼工，四角礙白日，七層摩蒼穹。二解：四句言高聳也。突，出貌。兀，高而上平也。集韻：「厭或作壓，鎮也。河圖括地象：「崑崙東南地方

五千里，名曰神州。」說文：「崢嶸，山峻貌。」格古要論：「嘗有戒指，內箝瑪瑙，其面碾成十二支生肖，紋細如髮，謂之鬼工。」十洲記：「崑崙山東接積石國，西北接北戶之室，東北臨大活之井，西南至承淵之谷，此四角之大山，實崑崙

崙之支輔，言四角高聳，若崑崙四角也。說文：「礙，阻也。章八元慈恩塔詩：「七層突兀在虛空，四角門開面風。」蒼穹，天也。下窺指高鳥，俯聽聞驚風。三解：二句

起下處。連山若波濤，奔湊似朝東，青槐夾馳道，宮館何玲瓏。南寓秋色從西來，蒼然

滿關中。西五陵北原上，萬古青濛濛。寓冬四解：上寫四角，此寫四方，皆從登臨做出。蓋言東方山勢，

所夾之馳道，逶迤直通離宮，千門萬戶，何其玲瓏乃爾也。從西望之，則見秋色蒼然，一片澄碧之氣，滿乎關中矣。暨觀北原，則見五陵之間，濛濛青色，至冬不凋，萬古常存也。西都賦：「北眺五陵。」李善注，高帝葬長陵，惠帝葬安陵，

景帝葬陽陵，武帝葬茂陵，昭帝葬平陵。淨理了可悟，勝因夙所宗，誓將挂冠去，覺道資無窮。五解：此以悟道結之。淨，清淨了明

也。悟，悟道。因，因緣。夙，夙昔也。誓，決辭。蘇軾詩：「欲挂衣冠神武門，先尋水竹渭南村。」覺，知覺。資，助也。無窮不盡之辭。

賊退示官吏

元結

癸卯歲，西原賊入道州，焚燒殺掠，幾盡而去。明年，賊又攻永破邵，不犯

此州邊鄙而退。豈力能制敵與蓋蒙其傷憐而已。諸使何為忍苦徵歛。

故作詩一篇，以示官吏。

永邵皆州名，唐書元結傳：代宗拜結道州刺史。初西原蠻，掠居人數萬去，遺戶纔四千。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，結以人困甚，不忍加賦。即上

言臣州為賊所破，根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。今百姓十不一在，耄孺騷離，未有所安，請免百姓所負租稅，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二萬緡。帝許之。明年租庸使素上供十萬緡，結又奏歲正租外，所率宜以時增減。詔可。結為民營舍給田，免徭役，流亡歸者萬餘。

昔年逢太平，山林二十年。泉原在庭戶，洞壑當門前。井稅有常期，日晏猶得眠。

一解：以幽居在家，偏逢太平日起山林幽居也，泉水之源，在乎庭戶之中，而洞壑之流，已當門前而繞，井稅，井田之稅，有常期，無重稅也。晏，遲也。

忽然遭世變，數歲親戎旃。

今來典斯郡，山夷又紛然。城小賊不屠，人貧傷可憐。是以陷隣境，此州獨見全。

二解：言出任之日，偏遭變亂之時也。舊唐書裴度傳。詔曰：「遙聽鼓擊，更彈琴瑟，煩我台席，董茲戎旃。一典，守也。山夷西源賊，又紛然復亂也。屠，殺也。召，沒也。

使臣將王命，豈不如

賊焉。今彼徵歛者，迫之如火煎。誰能絕人命，以作時世賢。

三解：言亂後撫民，宜以薄歛為先也。將，奉也。徵歛，催科迫

急也。火煎，謂炭之有焰方熾者，北史魏宗室傳：「河南王，暉長子平君，為齊州刺史，時，歲頻不登，齊人饑饉，平君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，百姓感稱詠之，索隱曰：絕，度也。

思欲委符節，引

竿自刺船。將家就魚麥，歸老江湖邊。

四解：言怠於仕進，自甘隱遯，委，棄置也。孟子曰：「委而去之。」一玉符符節分為兩邊，各持一以為信。說文：漢制以竹長六

寸，分而相合，釋名，符，付也。書所敕命於上，付使傳行之也。節，旌節，刺，舟尾撥刺也。自不必招隱也。魚麥未詳，王融書。迹塵挂組，心逸江湖，歸老，欲告老歸於江湖也。

貞元初，應物為蘇州刺史。

兵衛森畫戟，宴寢凝清香。海上風雨至，逍遙池閣涼。一解：先敘夜雨。海篇：衛捍也。晉書元帝紀：禁衛森嚴，警言宿衛也。說文

：森，木多貌。集韻，戟，有枝兵也。東京夢華錄：「駕行儀衛，象七次第，高旗大扇，畫戟長矛，五色介冑。」元稹詩：「露葦有微潤，清香時暗焚。」梁元帝詩：「漫漫悠悠天未曉，逍遙夜夜聽嚴更。」二解：與諸文士

散，嘉賓復滿堂，自慚居處崇，未瞻斯民康。理會是非遺，性達形迹忘。述懷也。陳師道

詩：「風雨入懷泥滿眼，時須好語滌煩疴。」居處崇言居刺史位也。謫法令民安樂曰康。正韻：遺，逐也。世說：「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暗與之理會。」莊子：「一故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」蔡邕薦邊讓書：「無術不綜心

通性達。」末二句曰：特患事理不能會耳，理而能會，則是非立判矣。特患人性不能達耳。性而能達，則物我皆忘矣。一鮮肥屬時禁，蔬果幸見嘗。俯飲一杯

酒，仰聆金玉章。神歡體自輕，意欲凌風翔。二解：正寫宴集也。蓋言鮮肥之味，非不能辦，但時屬

君俯飲一杯清酒，撰幾句文章，俾我仰聆金玉之音，殊覺神志歡然，體自輕健，不禁逍遙之興。凌清風而翔乎杳冥間矣。吳中盛文史，羣彥今汪洋。方知大藩

地，豈曰財賦強。四解：言郡中文史之盛也。吳中，蘇州也。羣彥，諸文士，汪洋，言其濟濟多士

初發揚子，寄元大校書

一統志，鎮江府大江，即揚子江。

悽悽去親愛，泛泛入烟霧。歸棹洛陽人，殘鐘廣陵樹。一解：以初發揚子起，暗寓寄字，一統志，洛陽，成周之地。漢為郡，今屬河

南府，史記五宗世家，江都王建國除，地入於漢，為廣陵郡，古長干曲：「妾家揚子住，便弄廣陵朝。」今朝為此別，何處還相遇。世事波上舟，汨洄

安得住！二解：寄元大校書，難期後會也。波上舟，不定也。公作沿，傳順流而下曰沿。洞，水流貌。蓋言聚散不常，世事變換，却如波上之舟，汎濫無定，安得于公洞之間，妄圖住止哉。

寄全椒山中道士

一統志：滁州全椒縣。神山有洞極深，景物幽邃。

今朝郡齋冷，忽念山中客。澗底束荆薪，歸來煑白石。一解：以寂靜中，憶道士起，建中二年，應物出刺滁州。卽滁州之郡齋也。山

中客，道士也。晉書鮑靚傳：靚學兼內外，明天文河洛書，爲南海太守，嘗行部入海，遇風饑甚，取白石煑食之。欲持一瓢酒，遠慰風雨夕。——落葉滿

空山何處尋行跡？二解：結出欲訪之意，又恐不遇，是以寄也，王維詩：「空山不見人」

長安遇馮著

客從東方來，衣上灞陵雨。問客何爲來，采山因買斧。一解：寫馮著，跡其所來也。漢書地理志：京兆尹縣，灞陵故址，隋文帝更名

。吳都賦：「黃海爲鹽，採山鑄錢。」冥冥花正開，颺颺燕新乳。昨別今已春，鬢絲生幾縷？二解：寫馮著，正當春日也。冥冥

、幽深貌，鳥飛去曰颺，昨別、言昔年一別，猶如昨也。幾縷、謂白髮也。蓋以昔年逢君，正見冥冥之花，開滿春園。颺颺之燕，學飛新乳，當時一別，猶如昨也。今又逢君，已是春矣，雖時光風態，依然無恙，而君之鬢絲，較昔年多生幾縷

白髮矣。傷如何哉。

夕次盱眙縣

屬臨淮郡

落帆逗淮鎮，停舫臨孤驛。浩浩風起波，冥冥日沉夕。一解：以夕次時，正遇風波起落卸帆也。逗、帆收露出，見淮鎮逗於舟前也。

驛，驛舍。浩浩，風大貌。冥冥，幽暗也。人歸山郭暗，雁下蘆洲白。獨夜憶秦關，聽鐘未眠客。二解：因秋夕起客愁也。人歸雁下承夕字。城外曰郭，郭外有山，秦關，秦中之關，故國之關也。鐘，曉鐘也。

東郊

更舍跼終年，出郭曠清曙。楊柳散和風，景青山澹吾慮。景中寓情，一解，以春日郊遊起，踟，拘束。散澹二字，澹鍊極。依

叢適自憩，止緣澗還復去，行微雨靄芳原，見春鳩鳴何處。聞，二解：寫東郊賞覽也。依叢，依楊柳也。還復去，徘徊之意。

樂幽心屢止，遵事跡猶遠。終罷斯結廬，慕陶直可庶。三解：有情於仕進也。事，王事。罷，罷官也。古詩：一結廬在人境，一陶，指淵明，庶，庶幾，蓋言樂趣在幽，既已心焉洞邈，無奈不如所願，每遭中止之虞，何也；蓋因王事靡盬，身爲之役，所以形迹間，猶有急遽之情也。雖然，中心所慕，素仰淵明，吾終罷官，即於斯境結其廬，撫孤松，臨清流，庶幾可得陶潛之風趣矣乎。

送楊氏女

永日方懔懔，出行復悠悠。女子今有行，大江沂輕舟。一解：四句總起，懔懔，愁貌，悠悠，遠貌。詩：「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」

一沂同湖，爾雅釋，水逆流而上曰溯。爾輩苦無恃，撫念益慈柔。幼爲長所育，兩別泣不休。對此結中腸，

義往難復留。二解：言女子自幼失怙，臨別更可傷也。小雅：「無母何恃」，無恃，失怙也。結，鬱結也。禮女子二十而嫁，義當往也。自小闕內訓，事姑貽我

憂。賴茲託令門，仁卹庶無尤。三解：恐其閨訓未爛，冀賴諸姑，仁、卹也，闕內訓，母早亡也。令、善也。令門、夫家也。怨、尤也。貧儉誠所尚，

資從豈待周孝恭遵婦道容止順其猷。

四解：言雖出寒門，猶幸有柔順之德。說文：尙、庶幾也。資、資財。從、粧奩從嫁也。豈待周、言未能全備，孝

、孝事舅姑。恭、恭敬夫子也。容止、容度動止。猷、道也。蓋言女子出嫁，不在粧奩，而在執婦道也。

別離在今晨，見爾當何秋。居閒始自遣，臨感

忽難收。歸求視幼女，零淚緣纓流。

五解：言送別後，自敘傷感之情，當何秋、期後會也。詩：「一曰不

聊可自遣，忽逢送別，臨歧傷感。滯滯悼淚，殊覺難收，直待歸來，悽惻之情，或可緩矣；乃獨相遇膝下幼女，迎笑於前，觸動離情，不禁雨淚更繞頸纓流矣。以為他日長成，亦如楊氏女也，不且為之傷極乎。

晨詣超師院讀禪經

柳宗元

汲井漱寒齒，清心拂塵服。閒持貝葉書，步出東齋讀。

一解：四句總起，說文：汲、引水於井也。漱、盪口也。世說：一孫楚少時，

欲隱遯。語：王武子曰：當枕石漱流。誤云漱石枕流。王曰：流可枕而石可漱乎。孫曰：枕流欲洗其耳，漱石欲麗其齒。一清心句、言漱井水，內則可以清心。拂塵服，外則可以去垢，謂內外潔淨，誠其心，方可讀禪經也。釋典：西域無紙，

以貝多樹葉寫經文，又稱經文為梵莢。宋元詩：「貝葉應多此處繙。」故曰貝葉書。

真源了無取，妄跡世所逐。遺言冀可冥，繕性何由

熟？一解：正寫讀禪經也。真源，儒道之真源。了、訖也，妄跡，釋家妄誕之跡。世所逐，當聖賢之世，必為所逐也。遺言，禪經也。冥、冥福也。莊子：「繕性所俗。」註繕、治也。熟、熟讀經文也。吾且讀其禪經，以儒家正大之真源

，彼了然而無取。將聖賢世世所逐之妄跡，存乎貝葉之中，在彼之遺言，特覺迷而欺世。以爲熟讀經文，庶可冀其有驗。資冥福於無窮。然而余之繕性天成，不能絕俗，何由熟讀哉。

道人庭宇靜，蒼色

連深竹，日出霧露餘。

應晨

青松如膏沐，淡然離言說。悟悅心自足，幽閒清淨，遊目賞心

，反得雅趣也。蒼色，院古也。離言說，忘言也。悟悅，悟前之非。悅今之是也。心自足，不求外營也。以爲余之繕性天成，既不慕夫禪家之理。遇此禪家之境，則見庭宇蒼然翠色，連於深竹之間，更當日出之時。露消露漬之餘。殊覺青松浮翠。猶如膏沐所濡耳，則中心淡然無慮，將一切世間言說，離之於無何有之鄉，豈不悟前非而悅今是，使心神自覺其暢足矣乎。

於無何有之鄉，豈不悟前非而悅今是，使心神自覺其暢足矣乎。

溪居

久爲簪組束，幸此南夷謫。閒依農圃鄰，偶似山林客。

一解：敘其所以來此溪居也。釋名：簪、連冠於髮也。傳組綬類。說文：其

小者以爲冕纓南夷謫，公擢禮部員外郎，王叔文得政，引入內禁，與計事，俄而叔文敗，坐貶永州司戶。鄭樵詩：長揖當途人，去來山林客。」偶，偶然因謫至此，非關隱也。故曰似，束縛也。簪組而曰束，謫而曰幸，不怨之怨，怨深哉。

曉耕翻露草，夜傍響谿石。來往不逢人，長歌楚天碧。

二解：言既似山林客，則所事俱是山林矣。來往不逢人，言無故交也。楚屬南

夷，故曰楚天，按曉夜二字，寓日月淹留意。

樂府

塞上曲

王昌齡

蟬鳴空桑林，八月蕭關道。出塞復入塞，處處黃蘆草。

一解：以塞上蕭條敘起。蟬、秋蟬。空桑、葉落也。蕭關道，關外之道。入於

蕭關也：蘆荻逢秋，葉黃色。

從來幽并客，皆共塵沙老。莫學游俠兒，矜誇紫騮好。

二解：言征戍關塞之人，不可恃其強也。幽并

二州名。師古曰：俠之言挾，以權力使輔人也，玉篇紫騮馬。說文：赤馬黑毛尾也。蓋言從古以來，征戍幽并之客，不一其人，皆共塵埃沙漠中。以至老死，有幾個生還故國者。莫學游俠之兒，恃其志氣剛強，生死不懼，縱有紫騮之好，儘爾矜誇。其如淹留挫折何哉。

塞下曲

飲馬渡秋水，水寒風似刀。平沙日未沒，黯黯見臨洮。

一解：以塞外秋晚起。古詩。一飲馬長城窟。春秋感精符：霜殺伐之表，季

唐詩三百首註疏 卷之一 五言古詩

秋霜始降。鷹隼擊，王者順天行誅，以成肅殺之威。國語：「火見而清風戒寒」。賀知章詩：「不知細葉誰裁出，二月春風似剪刀，」此言風似刀者。其寒痛入骨也。塞外之地，一片沙漠，故曰平沙。黯黯，深黑貌。漢書地理志。隴西郡，臨洮縣，以為當殘日未沒之時，一望平沙之遠，黯黯中所見者，知是臨洮也。

昔日長城戰，咸言意氣高。黃塵足今古，白骨亂蓬蒿。
二解：言塞上拋屍露骨者，皆昔日英雄也。史記蒙恬傳：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，築長城。起臨洮至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史記晏子傳：晏子為齊相出，其御之妻，從門而窺其夫。其夫為相御，擁大蓋，策駟馬，意氣揚揚，甚自得也。廣韻：足，滿也，國語，諸稽郢行成於吳曰：君王之於越也，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。柳宗元詩：「迴瞬晃眩別羣玉。獨赴異域穿蓬蒿」。蓋言古今之死於沙場者，何人收斂。則見白骨纍纍，雜亂蓬蒿之內，傷之至也。

關山月

李白

王琦曰：樂府古題要解，關山月，傷離別也。蕭士贇曰：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。王褒詩：「無復漢地關山月。」

明月出天山，蒼茫雲海間。長風幾萬里，吹度玉門關。
一解。先敘其地，將題字一一折開。漢下白登道，胡窺青海灣。由來征戰地，不見有人還。
二解。次敘關山之事。戍客望邊色，思歸多苦顏。高樓

當此夜，嘆息未應閑。
三解。敘當今遭貶於此者。

王琦註

漢書：貳師將軍與左賢王戰於天山。晉灼註：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，去長安八千餘里，顏師古註。天山，即祁連山也。匈奴謂天為祁連，今鮮卑語尚然。月出於東，而天山在西，今日「明月出天山」。蓋自征夫而言，已過天山之西，而回首東望，則儼然見明月出于天山之外也。一書，匈奴引兵，南踰句注，攻太原，至晉陽下。高帝自將兵往征之，會冬，大寒雨雪，卒之墮指者十二三，于是冒頓佯敗走，誘漢兵，漢兵逐擊冒頓，冒頓甚其精兵，見其羸弱，于是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，高帝先至平城，步兵未全到，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，圍高帝于白登，七日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，顏師古注：白登，在平城東南，去平城十餘里。地輿廣記：雲州雲中縣，有白登山，匈奴圍高祖于此。

周書：吐谷渾治伏俟城。在青海西四十五里。青海周圍千餘里，建德五年，其國大亂，高祖詔皇太子征之，軍渡青海，至伏俟城，夸呂遁去，虜其餘衆而還，琦按青海，隋時屬吐谷渾，唐高宗時爲吐蕃所據。儀鳳中，李敬元，開元中王君象張景順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，先後與吐蕃攻戰，皆近其地。元和郡縣志，玉門關，在瓜州晉昌縣東二十里。一統志玉門關，在陝西故瓜州西北十八里。漢霍去病破走月支，開玉門關班超在西域，上書願生入玉門關，卽此。

子夜歌

宋書：子夜歌者，有女子名子夜，造此聲，晉孝武太元中，瑯琊王軻之家，有鬼歌子夜。殷允爲豫章時，豫章僑人庾僧虔家，亦有鬼歌子夜，殷允爲豫章，亦是太元中，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。樂府古題要解。子夜舊史云：晉有女子曰子夜，所作聲至哀。後人因爲四時行樂之詞，謂之子夜四時歌，吳聲也。雲按李白集中，原題子夜吳歌，有春夏秋冬四首。三百首中僅錄其秋，今補全。

秦地羅敷女，採桑綠水邊，素手青條上，紅粧白日鮮。蠶饑妾欲去，五馬莫留連。

此子夜春歌。莫留連以望妾也。

王琦註

古辭：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，羅敷善蠶桑，採桑城南隅，青絲爲籠系，桂枝爲籠鉤。頭上倭隨髻，耳中明月珠，細綺爲下裙，紫綺爲上襦，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，使君遣吏往，問是誰家妹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，羅敷年幾何，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頗有餘。使君謝羅敷，寧可共載不。羅敷前致辭，使君一何愚。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梁武帝子夜四時歌，君往馬已疲，妾去蠶欲饑。胡震亨曰：清商吳曲子夜歌，後人更爲四時等歌。其歌本四句，太白擬之六句爲異，然當時歌此者，亦是有送聲，有變頭，則古辭未可拘矣。

其二

鏡湖三百里，菡萏發荷花。五月西施採，人看隘若耶。回舟不待月，歸去越王家。

此于夜夏歌：歸去越王家，不得復見也。

王琦註

通典：漢順帝永和五年，馬臻為會稽太守，創立鏡湖，在會稽山陰兩縣界，築塘蓄水，水高田丈餘，田又高海丈餘，若水少，則洩湖灌田，如水多，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，所以無凶年，其提塘周圍三百一十里，都灌田九千餘頃。毛萇詩傳，藷菖，荷花也，說文，芙蓉未發為藷菖，已發為芙蓉。方輿勝覽：若耶溪，在會稽縣東南二十五里，北流與鏡湖合，西施採蓮，歐冶鑄劍之所。

其二

長安一片月，萬戶擣衣聲。秋風吹不盡，總是玉關情。何日平胡虜，……良人罷

遠征？此子夜秋歌。詩，「見此良人」，正義曰，妻謂夫曰良人望天下太平，願良人早歸也。

其四

明朝驛使發，一夜絮征袍。素手抽鍼冷，淺那堪把剪刀！深裁縫寄遠道，幾日到

臨洮？此子夜冬歌。恐征夫受寒也。

王琦註

曹植詩：「發篋造衣裳，裁縫孰與素」。唐時臨洮郡，即洮川也屬隴右道，與吐蕃相近，有莫門軍，神策軍，在古為西羌之地。

長干行 二首

王琦曰：劉逵吳都賦注：建業南五里有山岡，其間平地，吏民雜居，號長干，中有大長干，小長干，皆相連，大長干在越城東，小長干在越城西。地有長短，故號大小長干。韓詩曰：「考槃在干」。地下而廣曰干，方輿勝覽：建康府有長干里，去上元縣五里。李白長干行：「所謂同居長千里」。乃秣陵縣東里巷，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。景定建康志，長千里在秦淮南，雲按李白集內，原有二首，三百首中只有一首，今錄全以備覽誦。

妾髮初覆額，折花門前劇。郎騎竹馬來，繞床弄青梅。同居長千里，兩小無嫌猜。

一解：以少時敘起。初覆額，謂垂髻也。博物志：一小兒五歲，曰鳩車之戲，七歲，曰竹馬之戲。繞、匝也。弄、戲也。言青梅弄于床上，二人繞床而走，以爭取也。無嫌猜，因兩小也。 十四為君婦，羞

顏未嘗開，低頭向暗壁，千喚不一回。二解：言初嫁也，低頭 十五始展眉，願同塵與灰。

常存抱柱信，豈上望夫臺。三解：敘合登時，滿望偕老也。 十六君遠行，瞿唐艷瀨堆。五月不可觸，猿

聲天上哀。四解：言送別也，觸聽猿聲，應動離愁也。 門前遲行跡，一一生綠苔。苔深不能掃，落葉秋風早。

八月蝴蝶來，雙飛西園草。感此傷妾心，坐愁紅顏老。五解：言久別感傷也。遲、待也。行跡，

落葉，秋風蝴蝶，俱是感傷物。坐、坐待年老也。 早晚下三巴，預將書報家。相迎不道遠，直至長風沙。六解：妄想歸

有日，路雖遠，亦不辭其勞苦也。道、言也。

王琦註

劇、戲也。塵、與灰、言其合同而不分也。史記：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。蘇轍城集：望夫臺，在忠州南數十里，南史：巴東有淫預石，高出水二十餘丈，及秋水至，纔如見焉。次有瞿唐大灘，行旅忌之。淫預石，卽灩預堆也。一統志：瞿唐在夔州府城東，舊名西陵峽，乃三峽之門。兩岸對峙，中貫一江。灩預堆當其口，太平寰宇記：灩預堆周圍二十丈，在夔州西南二百步，蜀江中心，瞿唐峽口，冬水淺，屹然露百餘尺，夏水漲